# 澹靜齋文鈔

澹靜齋文鈔卷之四

閩中海澄龔景瀚著

## 薛公瓊雷傳

薛瓊雷字汝奮某縣人隆慶辛未進士主司張居正也方柄用獨不謁謝授江山縣知縣發奸如神奪豪家葬地以還民巡按御史爲請不得也明江山祠三賢令瓊雷其一入爲御史視盔甲廠劾巨璫冒破狀居正慊前事寢不問副都御史王篆以私憾乘之出爲廣東僉事轉參議皆治事海北番入瓊崖殲之捕蜑賊盜珠者丕其渠魁李茂珠池瀕峻將吏或逸眞盜誣脅從爲功瓊

雷令獲盜以俘刎以級弊遂革復平巨賊蘇觀陞葉宗權等招撫八千餘人前後以功三賜金幣巨瑠張誠之弟橫海上杖殺之大城廉州令所部皆樹榕鑿井濟道渴者遷副使歸再補浙江琉球貢人舟失道官兵掠其物屠之係其餘二十七人以爲倭寇雷詧其枉白之巡撫護歸國兵備道初以爲功反得辠恨甚力據之寇雷曰吾以一官活二十七人足矣不能自爲計也海圯行視築塞省金錢巨萬以其羨築塘捷堤置閘[illegible][illegible]僉頑事怨浙東三郡尤驕巡撫劉元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坊其地狂奸謀遂以無事遷雲南按察使晉右布政使尋

轉左稅監楊榮暴恣諸司束手蠻雷拔誠開諭而一裁以濶禁奸民訐人於榮者皐無赦有黠奴毆其主之母且擠於榮籍其貲論殺之久旱禱弗應恐出榮所妄逮繫數千百人於獄乃大雨榮恚甚誣奏以稽稅其黨環泣薛公得滇人心撤薛公民且變榮懼遂寢其奏嘗趣榮飲司條懼毒多辭榮轉行蠻雷獨抗慨爲浮白榮以此服而憚之順大猛奉之俘誅及嬰孩爲活之又白故參政李先生及二李廉冤與巡按爭一州幕得不死其持濶寬平多類此武定知府失諸夷心阿克者其先爲武定酋欲得故職遂作亂知府懼逃至省委印於藩司

克隨以兵脅取印瞽言不予且屠城人情洶洶鎮守而下皆請於巡撫姑予印以紓禍騰雷獨持不可畫城守十策曰吾力守援兵將至賊柰我何即不然守死正也柰何為城下盟以辱國辭色激厲爭之力巡撫懼卒予印賊退事聞逮巡撫以騰雷代承蹂躪之餘撫瘐傷討軍實命將吏殄其餘孽滇歲貢金五千兩為民患又稅鹽課[illegible][illegible]布政使時疏請蠲貢金停稅傷又議除無名之稅二十六所皆不報至是草疏極論之未及上而言者以予印事波及騰雷遂歸滇去京遠當日爭論人無知者朝命御史往勘事得白尋卒騰雷博大雍容詞旨

諤然可親才具敏達應務不窮而性耿介不通朝貴書
以故迴翔藩臬三十年甫得巡撫遽去不克竟其用云
歷官所至皆有祠浙滇最久民尤思之天啓中遣官諭
祭贈工部侍郎廕一子

誥授驍騎將軍四川永寧協副將前肅州鎮總兵李公

家傳

公諱述泌字鄰儒乾州訓導凌雲公子也性至孝幼歲母張太夫人卒哭泣如成人長而奇偉膂力過人應童子試不售隸固原營爲騎士旬升斗以養鎮綏將軍潘公育龍善其騎射拔補提標把總遷陝西神道嶺千總調赴固原用斧傷人論抵繫獄李氏三世伶仃凌雲公方以老書生家居衣食之資皆無所出獄事急橐饘亦絕時公繼母季太夫人年尚少凌雲公計無復之將鬻之季太夫人拜且泣曰人亡家破妾何惜一身雖然於

事未必有濟等死耳妾願竭手足之力以供內外或天假之緣夫妻母子猶可再相見也郎死毋寧守正死耳凌雪公泣而勉留之拮据竭蹷如是者三年其後援孤子留養之例得免死從輕議既出獄乃慨然曰生不能顯親揚名以小忿貽父母憂今復何面目見鄉里父老遂赴直隸依其從叔馬蘭鎮千總仍爲騎士會

聖祖仁皇帝謁

東陵校兵丁射異之以實對奉

旨交陝西提督仍以把總題補遂補西甯鎮標把總旋遷千總自是祿稍豐有所資以爲養矣公感激

天恩益奮用命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撫遠大將軍年公羹堯叙其軍功三擢至西寧中營遊擊從皇十四子援西藏以功遷陽平關叅將七年從寧遠大將軍岳公鍾琪勦準噶爾叙功復遷定邊協副將乾隆元年引見賜蟒袍歷署河州榆林涼州三鎮總兵四年總督鄂公彌達閱邊　奏公爲河西員弁第一授肅州鎮總兵會以涼州兵譁部議降調歸原官調四川永寧協未竟歲而丁季太夫人憂當凌雪公卒時公在陽平關以金草未得守喪至是慨然曰所以仕者爲

祿養也今已矣既歸遂終不出公之事季太夫人也竭意承歡無微不至太夫人少公十歲而嚴憚之過於所生夫人線氏猶能體公之意太夫人病於家手足虛腫漸潰爛臭惡不可近飲食溲溺皆夫人抱持之數月無倦邑觀線夫人之孝而公可知也家居二十年健如少年謙謹自下弔死問疾必親至見者不知爲貴人鄉黨咸敬而愛之卒時年八十子二長林公弟之子幼撫爲嗣歲貢生平涼府學訓導今訓導吉縣學次彬甲午科武舉人今爲西甯中營千總孫三曾孫二

贊曰公靖遠人也余令靖遠邑人時道公之言行及來

平涼與公之子林交又知其家事甚悉蓋不獨公之英偉卓犖爲時所難而李太夫人之節線夫人之孝皆可書也公之遇

聖祖仁皇帝也以一兵丁不數年位至列將推其感激

圖報之心卽萬死甯有恨耶而遭逢太平獲以天年歿於閭里不可謂非公之幸也然而功業不槪見於世此又知公者所爲淒惜其才之未盡歟雖然資於事父以事君公孝矣其忠於　國者大致亦可見也訓導求余傳公爲擇而次之藏於家使其子孫知所薦

## 二林小傳

林湛字楚瀚侯官人有文學久困諸生耿精忠蓄異志湛作水晶宮賦指斥僞閩事以陰折之精忠方羅文士為名或薦湛屢召不至一日忽造門喜急延見則期期作口吃狀不省何語又故自再三申列終不可通精忠以爲不適用怒薦者及變起知名士多汚焉不屈者率賈禍湛卒免性伉慨好施家貧而親族婚葬皆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著有道山堂文集夜舫樓詩集

林枝春字繼仁湛之孫也少孤苦事孀母負薪汲甕以養學益力長而有文名以內閣中書及第第二人桐城

方侍郎貝海內望於士少許可獨器重之以侍講督學河南豫人至今稱之豫有三教堂其位佛居中而孔子老子左右之凡五百餘所相沿不廢枝春　奏請盡改其祠爲義學數轉通政司副使復督學江西公愼如在河南歸主鼇峯書院教諸生坐作進止皆有規矩所成就多名人與弟鳳彩友愛遺命與同葬曰吾魂魄不忍相離也其爲中書時母在家寢疾燕去閩五千里感寤請急航海歸六日抵家母驚喜疾爲少瘳人謂孝感所致云著有某某集能詩尤工書法

## 郭孺人家傳

郭孺人武威舉人周泰元之母也性貞慧幼讀書長而精女紅其父太學公愛之年二十歸周事堂上順而恭能以意時其喜怒翁姑安焉姑之黨屬多歲時率三四集孺人入廚視飲食咄嗟立辦讌留數日每旦必詣臥榻問安否戚屬交口稱其賢泰元既生食指漸繁家中落矣孺人躬操井臼子女衣履皆出己手終夜常聞刀尺聲鹽米瑣細黽勉有無未嘗告人亦不求人助也歲時祭祀必豐必潔敬宗族濟窮乏不以貧而怠周有族叔老而無依養于家孺人每飯手調肴膳侍側勸加餐

久而益恭其他洗濯縫紉無不周至其人臨終顧孺人曰吾累汝汝賢名當播于世嗚咽而卒泰元出就外傅距家遠數月始一歸省不忍即去或牽衣號泣孺人以鞭扑從之泰元懼而出回視孺人淚亦涔涔下也然終不令復入其不爲姑息也類如此自奉儉約終身未嘗製一帛衣語泰元曰吾爲汝等惜福耳因言昔時窘迫狀又出笥中所貯衣示之曰此五十年前嫁時衣也色雖落無一沾污處平居以禮自持雖臥病必強起櫛沐整衣坐好聽古今節孝事使泰元等旁誦之評品輒中其要有子五人泰元其四也卒於乾隆五十八年某月

日年七十二歲

論曰綜孺人所行孝慈勤儉而知大體可謂女而有士行者矣泰元館于余未數月聞孺人之訃將奔喪泣書行實求作傳余非史官例不宜傳人哀泰元之意撰其畧請之俾附譜乘以示子孫可也余又聞泰元言乾隆某年分給涼州兵丁爲奴囘犯有白千總者寄養一男一女于周女名搭拉孺人撫之以恩常抱持泰元數年移黑龍江女一手抱泰元一手牽孺人衣痛哭不忍去孺人解所服棉衣衣之強畀登車一路涕泣而去女來時語言不通其後愛戴乃若此然則孺人至誠之所感

者深矣又非獨一家之無間言也

# 林烈女小傳

林烈女名娃閩縣人少失父母撫於叔父許嫁同里張天齊未婚而天章咯血死死之數月媒氏來議婣其叔父叔母方客語私室女行竊聽之得天章死狀驚而失足叔父出問笑而謝衆不疑也次夕既寢矣忽起束髮作高髻其妹問故以他辭對丁夜視之則女自經死矣初女聞天章之病亟也微以詞問其叔母曰咯血可死人乎叔母知其意漫曰是多不死死者偶耳語久之有言及未同牢爲不成夫婦者女長嘆曰有是哉嘻吁而起至是遂死天章之死以八月二十六日而女死於十

一月之三日友人鄭天錦其鄰也云天章死旬日女猶浼所善鄰媼往問疾媼不以實對故其死相去數月云

論曰守節可也死過矣雖然不死將奪其志矣烈女籌之熟矣或曰未婚而守禮乎曰此聖人所不言而可以義斷者也婚禮未三月廟見而女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其未成爲子婦也然吾未聞三月之中不幸夫死而可以改嫁者也如曰未成夫婦也則兩姓之好成於媒妁告於廟祖宗鑒之親族知之矣使不足爲據矣王何爲以虛文欺人然則夫婦之義豈必成於同牢合巹之際哉曰禮何以無文曰禮者衆人所易知易行而不責

以所難先王謂是聽有志者之自爲之不可以概衆人也伯夷叔齊未嘗爲商臣也而餓於首陽王蠋未嘗爲齊臣也而絕脰於晝哉是律天下之人賤士食毛孰非臣子易姓改代之際當無孑遺之民矣然以是而反謂夷齊與蠋之不軌於正則豈可訓哉世之論此者衆矣拘禮者反詆訶其事是不樂成人之美者也而矯之者又或失其平余故因烈女之事而備論之使後有所考焉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戶部掌印給事中加三級補山溫公墓誌銘代

補山溫公與余同年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入翰林交相得也公和平樂易與人言恂恂然若不能出諸口而慨然有許國之志余必知而敬之別公數年而公督學陝甘其後余亦兩覲京師凡三見顧皆恩恩未能久聚也自是遂不復再見矣長君承惠以吏部郎中出爲陝西督糧道繼又分巡延榆綏道共事一方時於其家言中間公勤定承惠廉明知大體而勤於吏事數臣子不逮又喜公之有子也嘉慶元年邪教滋事余率兵防邊

而承惠亦奉檄奔走於商州興安之間其冬聞公巡漕天津之
命
上稔公忠誠驍驍將大用矣踰年而公之訃至次君工部郎中承志與其兄書言公抵任即赴河干敲冰濬淺督山東之艘悉達津門繼奉
旨兼巡濟甯至七十二閘催南糧糧抵津門早往年旬日以勞致疾遂至不起疾革之際無私言惟以父子受
恩深憾未能報屬承惠在軍竭力勿以私情掩公義蓋公報
國之心雖死而不忘也承惠得書慟哭幾不欲

生侗訇請奔喪余以大義責之乃強起視事關涌河之役賊圍副都統豐公伸阿軍承惠將兵二千人距之二十餘里集其衆而誓曰事亟矣此軍若沒賊將長驅入興安吾世受　國恩皆出餘生何惜一死爾等不為國當為家忍使賊蹂躪爾鄉里乎衆皆感泣願效死師之疾馳由後山登承惠策馬先進衆無不以一當百者拔豐副都統及協領伊克精額興福等於重圍之中賊皆辟易逡巡退以俄而豐副都統等以創甚俱歿承惠曰我軍新喪大將氣少懵矣不出奇無以制賊休士三日偵賊移營夜雨初止月微明分兵兩路襲之遲

明抵其營賊方飯火礮鳥鎗並發皆枕藉以死殺其魁張再萬賊氣奪遂由倉上東奔白河洵陽賴以完專閒
皇上嘉其勳
賜花翎晉階按察使推公數十年許　國之志未得一當其心常慊然有子墨經從戎爲　國殺賊九京聞之其亦可以無憾矣承志奉公柩歸里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承惠狀公行事哭請於余曰知先子者莫如執事非執事文無以明承惠之志余方居劉大夫人之憂奉
旨仍署巡撫視軍務以身處之然後知承惠之難也義

不可辭乃爲之誌曰公諱常緩字力古先世居山西洪
洞縣明洪武時有某者始遷太谷縣之敦坊都遂爲太
谷人曾祖某邑庠生以子有哲貴
贈通議大夫二等侍衛
晉贈武功大夫廣西鎮安協副將祖某候選州同知
貤封通議大夫二等侍衛
貤贈奉政大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父某邑庠生舉優
行鄉飲大賓
勑封儒林郎翰林院檢討
誥贈奉政大夫掌京畿道監察御史生子四公其長也

幼穎悟一日能誦萬言十歲爲文鄉先生瞠然自以爲弗及也十四歲以誦九經受知學使者爲諸生遊牛眞谷先生之門學益進癸酉鄉試中副榜庚辰
恩科中式第二十三名己丑會試成進士
殿試三甲第六十一名改庶吉士乞假歸省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仍乞假奉封公回籍侍養遂丁封公艱服闋補原官旋充武英殿分校官庚子充浙江鄉試副考官
督陝甘學政嘉滿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旋掌道校書圓明園交口閘轉協理京畿道監察御史稽查西倉署巡視東城稽查本裕倉遂掌京畿道稽查舊太倉擢兵科

給事中巡視中城轉掌印校書熱河文□閣稽查中倉
丁母憂歸服闋入京與千叟宴補兵科給事中巡視中
城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巡視天津濟甯漕務而卒歷官
三十年淸約如寒士惟期盡職以報　國浙闈同典試
者羅公某年老且病公獨閱卷萬餘晝夜簡擇目力爲
耗榜出一時稱得士秦中童子試大半有文無詩學使
憐才問爲錄取公曰是違公令也申令再三無詩者文
雖佳不錄自是秦士始講聲律行部所至必集諸生敎
以忠孝大節及讀書行己之要反覆開導士皆感興乾
隆四十九年甘肅逆回滋事回民文武生無一從逆者

公之榖也其官科道嘗曰言官之設以達民隱也苟非關於民生矯直沽名吾不爲也天津河間等府災流民就食京師

上令設粥廠十於京城五於城外公疏言臣每日至廠每廠領賑者不下二千餘人十廠約二萬餘人城外五廠計必更多此非長久計也若於本籍經理俾口食充足不致流移更爲妥善查保定天津河間順德等府屬俱有應修城垣若即於目前興修不至坍塌過甚致將來靡費而災民餬口

皇上賑恤之恩復得藉工作以充口食庶在籍者不出

而外出者可歸得
旨允行大工既竣而民不流亡兩視中城歲暮監粥廠
必黎明往雖風雪不懈嘗曰我輩擁重裘猶寒貧民衣
不蔽體忍顧一刻之安令其枵腹待乎其仁心愛物類
如此然鋤奸去暴又未嘗不執濡也性至孝事封公及
母車太恭人孺慕如一日友愛諸弟幼者撫之成立以
謄錄議敘官兩淮鹽大使仲叔皆未仕命承惠承志以
應得
封典
貤之祖承惠等勤愼盡職以報　國恩毋以官驕人毋

選一秩則其語益切從子承祚補河南遂平典史謂之曰職無大小爲　國宣勤一也汝雖一命而所任者民事吾甚重之蓋公之教子弟與其所以自處者一也生平無他嗜好日手一編有所得則書之簡端嘗舉王融言少好讀書老而彌篤雖偶見嘗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愈深謂深與吾意契合又舉張參言讀書不如寫書余意寫書又不如評書寫之功字句而已評則義蘊從此而出故所著評纂爲多有尙書評考工記集評春秋三傳評孟子評杜詩評義山詩評藏於家論語輯解一書則公精力所萃者綜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折衷

之將續輯學庸孟子惜乎其遂歿也公生於雍正十一

年三月十一日寅時卒於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寅

時享年六十有五配蘇氏

贈恭人繼室杜氏

贈恭人皆先公卒與公合葬子三人幼者承思女四人

孫男三人启鵬启翥启熊孫女一人所嫁娶皆名族方

承惠等之以杜恭人艱歸也

上幸五臺公命承惠等迎

駕長城嶺

上垂問家世及公年幾何時

命承惠等卽由五臺入京侍觴侍養人皆以爲榮嗚呼上之所以待公父子者厚矣宜公之歿不能忘也承惠等勉之矣銘曰

溫遷太谷世有名德隱處弗耀以蓄其澤桓桓中丞維璋與哲武義武功顯於右列公間時出績學健文玉堂容與日馳厥聞出爲文宗入拾言路惟此一心不欺其素以淑其身以教其子平生所學忠孝而已迴翔臺省未竟公施遺言惻愴情溢乎詞伯執干戈敵王所愾馘賊綏民以成公志蔓營之師霆擊飇馳惟公有靈實陰相之仲終公事視藥視琀奄歿旣嘗生死無憾有子如

此公爲不亡我知公必猶有所望盡殺羣賊無俾遺種

獻俘入京過家上冢

天子旌庸推恩其先大書特書再表公阡

# 某甫某君墓誌銘代

往余丙戌里居與丙兄某甫某君相見是時愚谷又眘二林君以年致仕而龔君亦以病歸晨夕過從高者年七十餘次亦幾六十鬢髮皤然相對飲滿絮絮語少壯細事爲笑樂或祿爲博奕投壺諸戲數家子弟皆執杯衣侍杖履陶然樂也數年而余入都赴補龔君復出卒官滇南愚谷貧且病又眘垂老出遊此事遂絕今某甫復亡矣其子甲以書來請銘交遊零落執筆輒泣下沾襟也君諱某字某其先益邑目元有某者以詩名始受姓世所偁某先生者也其弟某之子某官福建行中書

省檢校遂爲閩縣人再傳而某登明宣德進士爲禮部右侍郎又數傳曰某是爲君之曾祖生子某康熙壬子舉人兩世皆以鹽鹽富而能力於祖宗之事某之子某以歲貢生爲福安縣學訓導則君父也君少志功名攻舉子業祇歷期一得而不合於有司旣而父兄繼喪家中落母某孺人老矣稍稍修祖業年徵嬴以爲養某孺人始爲富家婦靚衣美食不去體旣而居貧處之晏如能勤儉卒其家族戚皆贊之不知君之先意曲事有以歡其心也猶終不廢學篝燈挾册誦讀朗朗達丙夜以太學生赴鄉舉佹得者屢矣然卒不遇也而家頗日起

同時業醝者治宫室極飲饌鮮衣美僕揚揚市里或廣交遊結納聲氣以見謂材能而君漠然茹飈居惡行未嘗與衣未嘗帛也俯拾仰取經營細密能自作苦忍慾以成其業其創造艱勤余知之詳雖其子弟不能悉也然而知用財族戚有所求鮮不應者亦不自以爲德也厚心淳質與物無所忤言語煦煦雖婦孺童僕皆親之晚歲家益康子弟材置家事不問日含飴弄孫出則與余諸人遊徜徉自得落落然無一事干其胸中所居與愚谷對宇往來尤密每歲㑹宴會座無愚谷不歡甲等善承其意所以事愚谷者必至今歲君卒而愚谷方病

甲供藥餌飲食不倦愚谷舜愈與余書偁之亦可以見君之篤於故交其敎及於子有如此也君以助餉功議敍某職其後甲以急公

賜秩封君以所加階得服五品冠帶而子某孫某皆列學官爲博士弟子彬彬然文每歲誕日縉紳士大夫重君行者作爲詩古文揄揚其美族黨姻戚交遊子弟實筐篚衎鐘鼓冠舄楚楚堂階皆滿子婦女壻更進上壽內外孫曾四十餘人環而拜者君或不識嗚呼盛矣當君始喪父年十四五目母子相依伶仃孤苦亦不自知其後之至此也屈伸固自有時余蓋綜君之始終而概

歎不能已非獨感念昔款愴然於懷也君生於康熙年月日卒於乾隆年月日年七十七即以其年月日葬於某關外某山之原兩娶皆某氏又娶某氏皆早卒與君合葬子九人孫八人曾孫三人女九人適人者六乃乞銘於余銘曰

緒厥先不侈而顚乃力而綿纛厥後匪資之有惟德之守鬱鬱茲山君宅其間旣固且安桓桓之石我銘其迹匪諛而嫩

節孝陳母劉太安人墓誌銘代

太安人直隸定興劉氏父植官四川眉州知州稱廉能吏母馬宜人治家有灋太安人服其敎勤儉明大義宜人鍾愛之長適甕州太學生陳君元瑛廣西蒼梧道斌如之孫順天府丞恪之子也太學爲府丞側室王孺人所出孺人早卒而府丞及繼姑周恭人皆在堂太安人柔孝盡婦道一家宜之太學體羸患肺疾太安人晝夜調護藥餌必躬親年二十有六而太學歿遺孤祿田方五歲哀痛幾不能生念老親及弱息賴之也隱忍毀自持陳氏雖世宦而蒼梧府丞皆清白吏家無餘蓄太安

人以一身仰事俯育艱險備嘗府丞去世殯殮拮据如禮未幾而周恭人復病太安人衣不解帶者七旬疾革之際執手泣曰婦眞節孝矣指葆田曰是兒嶄嶄露頭角必大吾家天其所以報汝乎篝燈夜績課葆田讀時告以祖父遺訓及立身行己諸大節葆田未冠而遊經能文既長有志行賢士大夫皆從之遊太安人力也葆田以家貧餬口四方四柩未葬太安人憂廢寢食鬻產爲之曰葆田歸衰戚友所贈營葬地太安人喜而泣曰吾事畢矣雖然仁人之賜爲汝祖父也必自力以繼先志葆田入都校錄館中太安人就其養黽勉有無九載

得以無累議叙得官授直隸布政司經歷乃挈婦及孫歸里曰汝初仕當勤職業毋以家事溷也其賢明知大體人率類此太安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子時卒于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初三日亥時年七十有七以乾隆六十年某月某日合葬太學之塋子一郎葆田也孫男三孫女一曾孫男一婚嫁皆名族其次孫淞余壻也故葆田持狀來求志銘曰

峩峩太䓁鬱碧連空維節維孝與之爭雄旌閭表壟以爲禮宗施于孫子福祿延洪

# 三原楊公禱齋墓表

余宦中衛始識訓導楊君鵬翱文酒過從相得甚歡又二年其季鵬翮來署令張掖因訓導定交省垣數見亦相得也楊氏爲三原望族訓導老不廢學訓士教子皆循循有濶張掖以名進士出宰醴陵廣甯所至有聲余皆心重之然二君時爲余道其伯兄禱齋行事甚悉孝友敦篤有古獨行君子之風二君所以成名者禱齋力也以遠宦不得常聚語次輒東望泣下二君友愛之情於斯而著然可以見禱齋之賢也亦以不得一見爲恨又一年余在平涼張掖以書來具訓導之狀求銘則禱

齋歿矣感歎久之不能即下筆葬期迫湘潭張君世濬爲之誌銘念二君之好儔齋之賢不可不使見於余文因删次銘狀寄示訓導使表於墓左亦足以傳儔齋於不朽也儔齋名鵬翥字雲程少工舉子業讀書甚勤顧不得志於有司贈公及某太孺人年俱高矣家徒四壁日皇皇薪米乃慨然曰家貧親老弟妹幼弱此何時也忍尋毛錐以貽兩大人憂棄而業賈莚湟中者十餘年家稍康矣乃延名師購圖籍敎兩弟每歲歸省課其所業勞勉備至淚與聲下且曰讀書非徒獵取功名當取古聖賢言論實從身心體認而出方無負盲益儔齋之

學能見其大非如世俗以富貴爲悦者也壬申張掖領鄉薦訓導亦已入泮矣贈公喜甚曰科第不足言吾家世世賴以不墜微爾力不及此丁丑張掖成進士辛卯訓導亦舉於鄉太孺人皆及見之就養醴陵備齋同往一切征徭供支會計出入皆躬親之民不勞而事益理張掖治獄有所平反爲之喜累日或遇事憂疑不決輒諭之曰天下惟一理可當理勿懼也非理勿爲也何猶豫之有張掖瞿然益自勉故醴陵政績尤最居喪哀毁三年如一日晚歲治舊業東郊外與二三父老徜徉山水間閒則取古昔忠孝事爲子弟訓說刺刺至夜分不

俾一鄉皆化之綜蒔齋始終勤勞儉約誠篤不欺所謂獨行君子者而苦心勞力不惜自汚以成弟之名以養親之志則其孝友大節尤卓卓可書者也昔薛包分產悉推以與弟所以自處者得矣其處弟則非也陽城兄弟友愛終身不忍婚娶遂至無後其行不合中道惟漢之許武撫教兩弟至自敗其名以成之是眞能以親心爲心者若蒔齋者其庶幾乎余故表之非徒徇二君之請亦以風世之爲兄弟者也其里系子姓生卒月日皆具於墓誌故不書

# 譚君翠屏墓表

君譚姓諱所得字翠屏山西沁水縣人也居城西五柳村曾祖標祖延扶父遐釆皆隱德弗仕而世雄於財業長蘆鹽及君之身力足以致顯官矣守祖父之素以九品頂帶終其身視名勢泊然也家庭之內孝於親愛於弟姪敬老慈幼同居合爨七十餘口無閒言其在鄉黨公正誠直急人之急解推無倦邑以是家中落而君以一身支持補苴心力竭矣君歿家遂破生於雍正九年辛亥卒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享年六十一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所居村之東北原妻高氏繼娶楊氏張氏皆

先君卒與君合葬又娶石氏子三人烱炳炘女二人皆適名族孫二人某某炳精洪範之學以九疇衍數推人吉凶休咎多驗不喜諛人所言依於忠孝士大夫重之足蹟半天下所得皆以贍其家家雖破同居合爨猶君之舊也竭力營葬事又於墳旁置腴田數十畮收其租爲子孫讀書膏火之資可謂知本亦足見君之教及於子也

皇清誥授奉直大夫雲南鎮南州知州顯考厚齋府君

行述

嗚呼　先大夫之棄不孝也以乾隆之三十八年正月越明年十二月不孝景范等乃克扶櫬還里門又明年八月乃克葬嗚呼何其需也不孝之罪無可逭而　先大夫二十年居官立身之本末亦於此而可見　先大夫姓龔氏諱一發字天磻一字厚齋福建閩縣人也系出宋參知政事文莊公諱茂良遭兵火失其世次入明有爲翰林院檢討者諱福始箸系數傳爲廣東提舉司提舉諱瀠南京國子監祭酒諱用卿族始顯

皇清誥封中憲大夫江西吉安府知府諱遠者爲曾祖
誥授中憲大夫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諱其裕者爲祖
邑庠生
勅贈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諱岏者爲父　先大夫
生八歲而孤　母林太孺人教之嚴稍長有大志慕范
文正公之爲人伉爽喜自負氣英英凌人意所不合輒
嫚罵顧中磊落無他腸亦無怨之者論古今成敗及生
平得意失意事搤腕抵掌激昂忼慨目光閃爍如炬一
座人噤不能出一聲其爲文縱橫馳騁極所欲言紙上
翕翕作光怪俗子驚顧狂走學使者吳冠山先生吳樹

屛先生咸奇之先後三冠其軍既終不遇乃摧去圭角
俯首入規矩而奇傑之氣終不能掩也乾隆十二年優
貢入成均十五年遂以五經舉北闈明年會試罷歸家
故中人產　贈公歿　林太孺人能守其業及　先大
夫與　叔父各受室食指少嬴自給也族中子弟無生
計半不能舉火欲以一人之力出而振之棄所有使逐
什一稍得餘以贍妻子任所爲終歲不一　會計家遂大
落又不肯自以爲貧戚友來告者漫許之許必加人一
等至脫所服衣或貸子母以應至是益不支其明年復
會試得復失乃慨然曰家貧親老此何時而區區與人

爭尺寸名爲會有
旨選下第者爲縣令以下官乃捧檄出河南赤手不持
一牘一儀往初試宜陽令咸謂官文弱初親政易與旨
有某甲者妻歸甯久不返謂其家之嫁之也其家實求
嘗見女歸又疑甲賣其女而以虛詞誑迭相控兩氏方
爭不已　先大夫沈吟間謂其誑某曰拐某氏者汝也
愕不能應而伏一邑乃驚相告以爲神或問之曰吾見
其目睛屢轉而左右顧又其誑甲也詞甚力顧神氣不
屬若重有愧然者聊試之幸而中耳再試密縣去之日
人持杯酒跪道左十餘里不絕肩輿一步一止李某恃

酒暴於鄉不悛三日三杖之至是亦持杯酒前　先大夫曰汝不怨我邪泣曰小人早失父母無教訓須不自知其非創鉅痛深乃懲以悔今得復爲良民是再生我也　先大夫喜爲之盡一觴補林縣令而　叔父恭林太孺人至可承歡者力必致縣故山邑簡無事日擁几讀書暇則攜諸生遊黃華桃源諸山遇勝處吟嘯移日督其泉源引溉田爲永惠諸渠民不苦旱邑豪田文振與弟爭産控數官矣各使人以千金餽　先大夫怒斥之坐其母庭中敞門令人縱觀曰曲直吾不問汝兄弟之控也幾年矣皆對曰幾年汝兄弟費幾何今何

如損乎益乎皆默不應曰吾固知其損也官之費若干吏胥之費若干訟師遊客奔走飲食費若干汝於此輩何親而甘心奉之汝以此讓兄弟輩不已解乎小人無賴利汝財乘險抵巇於其中取利汝財盡皆散走百他日有急持斗米匹布相慰勞者必汝兄弟也且汝謂勝者榮邪汝本大家子兄弟皆國學生而使垂白老母日匍匐公堂下詞未畢其母放聲大哭乃皆伏地哭不能起叩首請無竟其事相扶掖以出觀者有泣下者乾隆之二十有二年歸德大水商虞永夏民大飢

天子震怒問有司不告狀罷大吏及郡縣吏於濟命撫

臣遜能者聞而　先大夫調虞城時固在虞城勘災日
夜出入水中數十里或斷人煙行人與殣屍相觸心傷
之作常家窪老人行諸篇讀者謂元次山之舂陵行鄭
監門之流民圖不是過也既受命乃日夜奉宣
德意覈戶口清囚繫去奸蠹禁盜賊令民毋得輕去其
鄉毋以小事訐單騎巡行鄉邑中當是時
天子出司農金錢數百萬轉東南漕粟以賑
命相形勢疏積水使者冠蓋相望大吏震慴奔走虞彈
丸地聚六七貴人司馬參軍丞簿尉之屬不可數計車
騎塡溢邸舍皆滿　先大夫倉卒屢任戚友無一至書

理賑事夜省文書供帳畢具無敢譁者修惠民永便諸河持畚锸者皆飢民初起不忍復督責之循河干與相勞苦下馬取筐中糗糒爲嘗旨否乃更感泣力於作工先諸邑竣少宰裘公曰修欵曰他人工程外面飾耳目耳唯龔令者樸而堅譬如好女子不施脂粉却是眞材也虞城被災後市區蕭條獨衙前尋丈地鬧如沸酒坊飯肆夜張燈如晝結浮屋市餅餌瓜果至密不容跳問其故皆鄉民訟於官者兩造既集吏不即爲報報而官不卽訊或訊不卽蔽辠辠待命市儈蠹胥表裏爲奸張以中之百物故高其值以瓜分利鄉民至揭田產質子

女爲訟費　先大夫曰是不必禁也令持符者計里爲期踰刻濡不貸朝至朝訊夕至夕訊月餘而衙前乃淨如洗休息數年民大和樂於是飭風化舉廢墜大修孔子廟備禮樂器邑故無書院置城東宅一區拔諸生之秀者讀其中給餼廩嚴課程身爲之師老儒袁去意貧而介足蹟不入公門爲作高士行署其廬葬其先世五棺歲周之邑於是敦節行劉悛讀書破廟中晝夜共一几縣試拔第一而貧士勸毀三敎堂爲義學而人崇正術新城隍廟關帝廟曰敬神以重民也建開元禪寺曰祝釐所也𢈔義原寺曰嘗飽分金處也雖不實吾以風

世路必溝必樹橋梁圯者整曰政無小且勿使行人咨
署舍撤而新之倉獄郵傳無不飭曰吾不敢視如傳舍
也民風大變百度具起二十四年歸屬大蝗蔓延江南
出東虞處中央獨無之飛者亦不入其界上官獎勵示
各屬而紳士咸歌詩以歎美其事　先大夫皇然不自
有也獨城久壞不理距河十里僅恃一縷堤二十六年
水大至一邑震乃集士民曰倖不可屢顧吾力不能獨
任何出五百金爲倡旬月響應一年而畢役出入勾稽
選能者主之不與聞也而工竣費鉅郡守不能無所望
旣無以應則以事齮齕之寖不相下念七年劇邑任勞

怨短無不爲反受制齷齪新進意不平而　林太孺人
亦去家久思歸遂以病請假郡守悔使追之無及矣校
庫籍則大詘斥家中產以抵之留虞一年輸薪米屬於
道鄉民爭以魚鮮瓜菜獻　太夫人門如市歸而皆投
錢助行裝至質衣典屋爲驢空城送之河干泣涕頓首
去或依依四五百里外不忍長辭去歲過虞虞已得
先大夫訃入境鄉老聚語聞知爲閩人則皆依馬首問
先大夫家既知爲不孝則又絜絜問　夫人安否家
何如能自活否轉相告過村莊輒擁不能行入城而士
大夫爭爲主相見哭失聲父老子弟下及街中賣菜傭

爭觀故今君子摩挲睇視或云似或云不似或無語但欷歔泣數行下嗚呼　先大夫之去慶蒞十三年矣歸而家故貧也戚友來告者益不忍卻之適又去其半六十口日望皇皇憂薪米　林太孺人不能無顧慮則又慨然曰幸受　國恩沾微祿以供甘旨不自撙節獨柰何重貽老母憂而　林太孺人作歸與戚黨相見歡甚日康壯無疾病力勸之出則赴直隸需次甫一年而以艱歸矣自傷少失父母子相依五十年爲貧求仕以養乃仕已卒不能於貧卒無以爲養復不得不仕而適不及送母終倚悵哭泣自是居恆忽忽若有失對客或終日

默不出一言有忤者若不聞見生平豪放之氣澌滅殆盡矣服闋起直權平山元城二縣三十四年補高陽忼慨好施與終不能改也邑爲保定河間孔道差使絡繹虎而冠車馬飲食之費不忍累民則皆出己貲與之費不貲越兩年以久俸遷雲南鎮南州知州新令至毛舉而櫛比之一出入間數乃倍蓰令爲上官私人監者從風靡於是大困乃盡斥家中業以抵之不足則摟督埍傾箱篋婦孺布衣皆悉索去又不足而同鄉諸公力爲之助事始解次年四月引

見力已憊矣當其任虞城也年壯氣滿視天下事無不

可爲而破敗之餘得復振起祖宗之澤不敢忘也於是
命　叔父歸復故所失業自檢討公以下子孫若干人
貧者著於籍月計口給以錢米戚屬之窮獨無告者亦
與焉擇支子之不可絕者與以聘娶金凡五人子弟材
者爲援例得微官使祿養其兄弟家譜久廢修而刊之
宗祠故狹於　先大夫至是圯倡而新之又置產爲祭
祀費檢討公以下及高曾祖父墓各置祭田有羨實非
力有餘而爲之也展轉補苴挹彼注此末途偃蹇益不
如意一刱於虞再刱於高陽所復之業旋盡失去而年
亦老矣餬無可爲歸計踉蹌攜不孝景瀚及二僕即道

抵衛輝而虞城民越五百里候道左涕泣相慰勞各出橐中金助裝乃能行至樊城而泄下之疾作飲食起居如平時不以爲苦也入滇而　叔父先官滇三年相見喜而泣曰此役也風波百變險阻備嘗所幸與汝同處一方耳鎮南處萬山中居人不及二百戶吏役皆椎結既足而兵興後差使反劇於南陽時則鬱鬱不得志疾時作時愈次年正月初九日赴鄉驗屍死者久立曠野中體虛感寒氣大吐暴下遂委頓然終未嘗一日淹牀簀也十七日出廳事訊所驗者入而作瓶中桃花詩示不孝景瀚益自　太孺人歿後不復持筆作詩古文矣

此絕筆也十八日早猶與幕中友酌所託者許文少頃曰冷甚因擁被臥食頃覺命取虎子而神色忽大異不孝景瀚問曰胸中有所苦耶曰無之醫至揮之出曰今日佳何以醫爲顧舌微謇痰微上扶起坐以湯進曰頗甘命再取復進而氣署平又食頃忽張目視不孝景瀚景瀚泣問曰吾　父豈有所語耶曰無吾　父豈無一語與吾　母及諸兄弟耶曰無又問終不應曰與人來矣痰復上四鼓而去世矣嗚呼痛哉十九日之丑時也歿而目不瞑景瀚哭告曰謂天南萬里憂兒不得歸耶如故則曰謂弟妹小憂不能成立耶如故則曰謂少貧

大志歷任二十年義田義塾一事無成反棄祖遺業以此齎恨邪景瀚等雖不肖終當成　父志乃瞑嗚呼先大夫脫然生死之際無一累其心而獨惓惓於此亦可觀其志矣訃至家族戚皆哭失聲曰已矣今無所告矣

先大夫爲政嚴明整肅署中百餘人闃不聞一笑語聲登其堂吏胥皆鵠立如木偶而善恤人情賞罰信人亦樂爲之用與士大夫宴會無虛日一語涉於私即座中立驅之出而愛惜士類有小過務曲全之不肯輕去人功名後卒感悔有立所至皆有聲莅虞城久故虞城之民尤思之其事上官善與之益敬以勢脅之則益

倔強不屈有求必不應其既遷或失職及被逮以去則厚贈送爲治裝或經紀其家其始皆怒其後莫不握手流涕謂公誠君子恨相知晚而固已去位矣意所不可即力持不變虞城民借米於倉卒以穬糧收行數年矣布政使某令徵米諸屬唯唯承命　先大夫獨陳其不便不允又申之又不允固已怒矣乃爲書上之其畧曰虞素不產米而市又無米今棄其所有責以所無令民持升斗穬糧北之濟甯西之汴東之亳往反五六百里市儈哉高其價一石率不能易數斗是重困之也明歲又當出借是困民物於　國何損虞承災歉後

聖天子不惜數百萬金錢此區區者活之溝壑中某硯顏居民上不能保護之復摧殘之予得書則大怒曰是將謂我硯顏也立馳六百里檄令攜印至怒不可解以巾受齒巾盡裂而郡守適在省則召而嫚罵之曰如是郡守輒免冠搏顙謝持檄者阻於水不時至而郡守故知　先大夫力為請某𩡧人固已解矣至而郡守且迎且罵曰若病心邪幾累我今幸少霽必往謝　先大夫笑曰歸而性不能謝也且所爭者非邪而謝為郡守仰屋而嘻曰吾終無如子何矣入則某姑作色以俟其謝也而解之　先大夫挺立不語既莫可如何而目其強

項名慮激焉益不可下乃反以好言慰之出李不謝也是時某暴戾名聞天下奴隸使牧令人莫敢犯其鋒即巡撫猶不出一言拱手觀其所爲而　先大夫以縣令奮而與之角一省傳笑以爲狂數年而有吳典史之事吳名家子到官數月酒徒坐其門詈之諭不去　杖之十五三日而死時　先大夫方在郡也巡撫某與其祖有隙以此中之力持不可則大怒并劾　先大夫銜此屬聲曰典史可杖死民乎　先大夫曰民不可杖固也官獨可辱乎平民戶婚田土小故不俟印官擅杖即不死當劾今以無賴小人恃酒恣肆登門辱官長典史雖

小亦朝廷命官也曰死何也曰杖十五不爲酷適而死百且已三日安知無他故一典史不足惜使刁民風日長下吏何以爲治巡撫直其語無以應也追還所劾奏而哭終不免　先大夫亦未幾以病歸矣其遇事持大體不苟徇也類如此卒之日雲南驛鹽道沈公榮昌臨其喪哭之慟執不肖景瀚手曰吾與汝父同官河南去歲又相見京師知之頗悉汝父古之君子也汝勉自守勿負先人景瀚泣受命又曰汝父一生有三反伉慨喜功名而恥干謁以進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卽窮獨孤寡惴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事權貴人用財若泥沙

不計有無而錙銖之入動色却顧硜硜不苟此所以終老不得志而窮困以死歟嗚呼是足以盡　先大夫之生平矣所著詩古文若干卷雜錄纂紀二十餘册及手點勘書數千卷皆藏於家　先大夫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九配吾　母黃孺人例封宜人國學生諱建女子男四長不孝景范監生湖南桂陽州泗州砦巡檢娶陳氏康熙癸巳進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諱治滋孫女四川眉州州判諱朝極女次不孝景瀚乾隆辛卯

萬壽恩科進士娶張氏國學生

勅封文林郎名寢齡孫女乾隆壬午舉人揀選知縣名
珽榮女皆黃宜人出次景李聘高氏乾隆己卯舉人揀
選知縣諱振翮女庶母李氏出次景淙未聘庶母林氏
出女三長許字雍正癸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曾諱豐
孫乾隆丙辰舉人雲南大井鹽大使諱之誥子黎阜李
次適歲貢生林諱天標子耀俱黃宜人出次未字庶母
林氏出孫男三長式穀聘林氏乾隆庚寅舉人名開瓊
女不孝景瀚出次佑穀次宜穀皆未聘不孝景范出孫
女三長許字乾隆丙辰進士浙江山陰縣知縣林諱其
茂孫乾隆乙酉舉人名喬蔭子增餘皆未字謹卜乾隆

四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未時葬於侯官縣二都勝業鄉新安里洪山先塋之右嗚呼其大者既無以見於天下而其孝於親友於弟篤於宗族故舊其事不可得而悉數也且鄉之人能道之矣故次其出處本末著於篇謹狀

愚姪林枚光填諱

潛齋文鈔卷之四終